



魅丽优品

Merry Product

陌安凉
著

曾被你 温柔过

Remembered

Once
Gently

By

Y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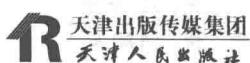


R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曾被你 温柔 铭记

陌安凉 著

O N C E G E N T L Y R E M E M B E R E D B Y Y O U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曾被你温柔铭记 / 陌安凉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201-09981-1

I. ①曾… II. ①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8855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66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字 数：172 千字

定 价：25.80 元

目录

C

O

N

T

E

N

T

S

PROLOGUE

楔子

001

CHAPTER

第一章

01

浮光逝去

003

CHAPTER

第二章

02

月光清浅

029

CHAPTER

第三章

03

萤光繁碎

047

CHAPTER

第四章

04

流光蒙尘

069

CHAPTER

第五章

05

夜光沉寂

093

CHAPTER

第六章

06

泪光哭泣

111

CHAPTER

第七章

07

日光淡漠

135

目录

C O N T E N T S

CHAPTER

- 第八章 08 极光散尽 163
□ □

CHAPTER

- 第九章 09 火光燃烬 179
□ □

CHAPTER

- 第十章 10 时光老去 197
□ □

POSTSCRIPT

- 后记 01 夏菡篇 207
□ □

POSTSCRI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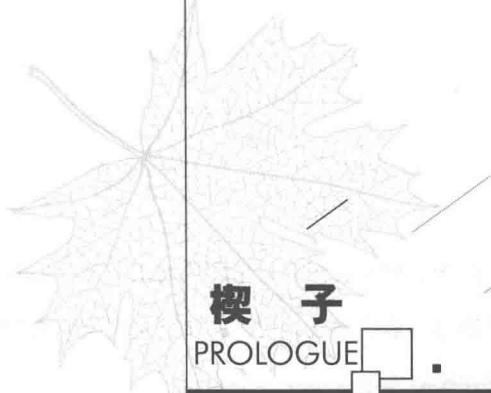
- 后记 02 顾弥音篇 213
□ □

POSTSCRIPT

- 后记 03 孟西楼篇 229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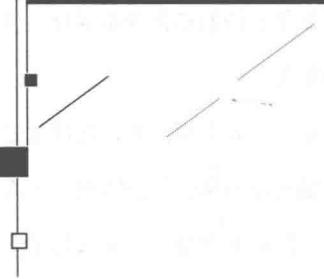
POSTSCRIPT

- 后记 04 梵迦篇 235
□ □



楔子

PROLOGUE





ONCE GENTLY REMEMBERED BY YOU

阳光只能照射到五百米深的海水，而有的鱼常年生活在更深的海水中。它们的眼睛可能会退化，但是触感依旧灵敏。它们从来没有被阳光照射过，一直生活在黑暗当中。

如果它们知道阳光的温暖，如果它们某一天想要游向阳光，很可能它们会爆裂而死。

爱一个爱不到的人，就好像是想亲吻日光的深海鱼，一切都是徒劳。

那些深海里的悲伤吟唱，无人听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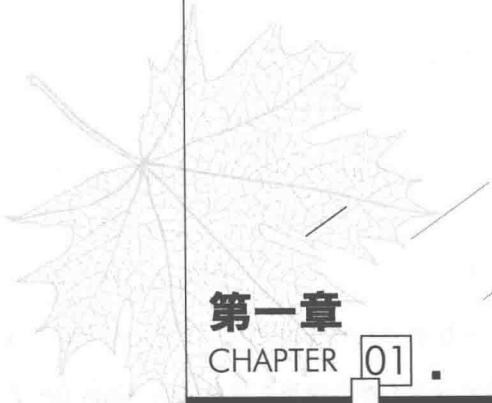
在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永远爱不到的人？

我有。

他叫孟西楼。

如果你们偶然遇见一个叫孟西楼的男生，请告诉他，有一个叫“苏熹”的女孩子在等他。

等到月亮起，等到清风散，等到时光尽。



第一章

CHAPTER

01

浮光逝去

韩国。

客厅的气氛空前的沉闷、严肃。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响，每一声都敲在心上，让人心颤，也让人喘不过气。我低垂着头，不敢去看妈妈究竟是什么表情。

我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却认为它是对的。

妈妈低沉的声音响起：“你怎么才考这点儿分数？你怎么能考这点儿分数？”她问到最后，声音带着几分颤抖，夹杂着难以置信。

我的眼皮往上抬了一寸，便能看见妈妈颤抖的手，可见她有多气愤。

虽然已经预料到妈妈知道我的高考分数后会有什么后果，也做好了准备去承受这样的后果，但是我心里依旧难受得要命。

我很少惹她生气，也从没让她失望过，但是这次，我伤了她的心。

我叫苏熹，十七岁，亲生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是妈妈独自把我拉扯大的。两年半前，妈妈带着我嫁入顾家。

继父叫顾越天，经营一家制药厂，家底殷实。在顾家，还有一个比我大几个月的姐姐，叫顾弥音。

我们四个人生活在一起。

今天是高考分数出来的时间。

妈妈笑着打电话，说家里要出个小状元，毕竟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从来没有超出过全市前五名。

连一向在外面应酬的顾越天也没出去，眉目间带着难得的笑意。

我心虚地不敢去看那样的微笑，刺眼、揪心。

当机械的女声报出分数的那一刻，气氛全变了。

出来的分数连三本都考不上。

我不敢去看妈妈的眼睛，怕看到她眼中的失望。那样的眼神比拿刀割我的肉还让人疼。

“你怎么考成这样？”妈妈提高了音量，痛心地问道。

我低垂着头，倔强地不肯说话。我怕一开口，眼泪就会掉下来。

见我不说话，妈妈随手拿起旁边的鸡毛掸子狠狠地朝我身上挥来。她含着眼泪骂道：“这么多年真是白养你了！你考不上大学，能干什么？出去打工有谁敢要你吗？”

我身体微颤，缩成一团，不躲不闪，任由妈妈打。她太需要一个发泄口来消化成绩很好的女儿连三本都没考上的事实。

身上的疼痛不断传来，我忍着痛意，终于忍不住哭着喊道：“妈妈，对不起……”

坐在沙发上的顾弥音嘴角带着几分嘲讽，说道：“年级第一名最后连三本都考不上，不如死了算了。”

名义上，顾弥音是我姐姐，可是她丝毫没有当姐姐的模样。

过了暑假，顾弥音就该读高三了。

而现在她坐在沙发上，悠闲地涂脚指甲油。涂好后，她鼓起腮帮子吹气。她把指甲涂成了张扬的大红色，靓丽，绚烂，就像她的人一样，永远都是那么耀眼。

看到顾弥音第一眼的人心里都会冒出一个词：漂亮。

不可否认，顾弥音是漂亮的。她的美带着青春的气息。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她，并且再也不能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顾弥音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疯子，脖子后面文着一朵暗黑的玫瑰。原本她的皮肤就白皙，文上那朵玫瑰，更是妖娆。她的头发染成酒红色，模样不像个学生。

顾弥音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小飞妹”，肆意妄为，每天都能把学校闹得鸡飞狗跳，谁也拿她没办法，包括顾越天。她的身边从来不缺男生，脸上总是带着肆意的笑，顶撞老师那是家常便饭，成绩永远都是垫底。

她优哉游哉地涂着指甲油，指甲小巧玲珑，很好看，这样安静的她还真让人不适应。

妈妈的责备声还在耳边，与那样的悠闲形成鲜明的对比。

顾越天在旁边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眉头紧锁。

我全身每一处都很疼，眼泪打湿了双颊，嘴里不断呢喃着“对不起”。

顾越天把烟一灭，沉声道：“苏熹，你去复读一年吧。”

我闭着眼睛，脑海里闪现出一个身影，又快速消失。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复读一年，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某件事情。

忽然，大门外传来一阵摩托车轰鸣的声音。

一短，两长，鸣三声喇叭。

我心里默念着，那样的节奏顺序，我最清楚不过了。

顾弥音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嘴角带笑，飞速从沙发上跳下来，穿着拖鞋，奔到卧室换了一身吊带短裤，然后飞也似的跑到门口，突然想起什么，又折回来。

她从包里掏出小镜子和一支玫瑰色的口红。她照着镜子将口红涂在唇上，微微抿着。她的唇饱满好看，像是清晨沾着露水的樱桃，润泽闪亮。

顾弥音极爱涂朱红色的口红，她素面朝天，不画眼线，不描眉，就爱涂口红，一张白皙的脸显得那样的红格外妖娆好看。顾弥音永远知道怎么抓住人的目光。

她换了鞋子，准备跑出去。

顾越天沉着脸问道：“你又要去哪里？”

顾弥音回过头来，做了个鬼脸，调皮地说道：“你管不着！”

顾越天的确管不了顾弥音。

我站在窗边，看着她奔向另外一个人，脸上张扬的笑能让太阳都暗淡下去。

那样美好的一个人，我怎么也比不了，心里泛起了一股酸涩，而她奔向的那个人在我心中。

发愣的时候，妈妈拉着我的胳膊，狠狠地往里面拽了几步，又死死地揪了几下。

我看着妈妈通红的眼睛以及满脸的泪痕，心就像揉成了一团褶皱的纸，风一吹就化作了粉末。

妈妈发泄够了，扔了鸡毛掸子，坐在沙发上，捂着脸哭泣。

那抽泣的声音让我越发愧疚，因为一己之私，让妈妈伤心成这个样子。

我哑着嗓子叫了声“妈妈”，然后抱住她，哭着喊道：“妈妈，对不起，明年我保证考个好学校，你相信我好不好？”最后三个字是轻轻地哀求。

妈妈终于肯抬起头看我，她缓慢地说道：“我这辈子就指望你了。”

我胡乱抹着眼泪，狠狠地点头。

我不敢跟妈妈讲，我是故意考差的，因为想等一个人，所以让妈妈如此难过。

那个人就是顾弥音奔向的人。

他的名字叫孟西楼。

小时候学会的第一首词就是李清照的《一剪梅》，那个时候我和妈妈还在苏河镇。晚上，她抱着我坐在院子里，念念有词。

其他我没听明白，只听懂了一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那个时候，天空挂着一轮满月，硕大的月亮好像就在眼前，仿佛伸手就能摸到。冰凉的月光洒在身上，晚上凉风习习，那份安静至今难忘。

以前不懂，总以为是燕子回来了，月亮就会圆满。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孤雁。

并不是因为孟西楼的名字承载了我对苏河镇的思念，所以才把他放进心

里，而是他成了在苏河镇的那段时光的缩影。

可是他不记得了，他不记得在桃花树下，芳菲时节，他曾将桃花插入我的发中。

漫长的暑假来临，顾弥音成天出去跟着孟西楼玩，晚上孟西楼又骑着车将她送回来。听到摩托车的轰鸣声，我总是忍不住站在窗前眺望，期待目光所及有他的影子。

整天在家里待着也不是办法，于是我出去找兼职，漫无目的地乱晃，晃着晃着就到了市广场。

兼职没有找到，人倒是走累了，于是我找了一处长椅坐下，刚想拧开瓶盖喝水，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欢呼声。

我好奇地回过头，发现后面其实是一片宽阔平坦的空地，好多人围成一圈，不断欢呼着。

在人群的缝隙里，我眼尖地发现被围着的人是孟西楼。

我急忙从长椅上站起来，向人群中间挤去。

孟西楼在玩滑板，而且玩得特别好，很多高难度动作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只觉得他腾空的那一刻很帅，同时心也跟着揪紧了，直到他安稳落地，我的心才回到原位。

旁边有很多小女生在尖叫，高声喊着孟西楼的名字。

孟西楼回眸，嘴角带着笑意，向人群挥手。

这样的孟西楼同样耀眼。

孟西楼和顾弥音一个班，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混混，在学校里也属于那

种所谓的坏学生，打架什么的都是家常便饭，处罚处分，他可以和顾弥音两个人承包。他长相很不错，所以女生缘也挺好，经常有女生跟他表白，我都撞见了好几次。

有的人胆大地直接上去说喜欢他，有的女生红着脸害羞地递上情书，这个时候的孟西楼脸上是没有表情的。

那些说喜欢他的人，他会毫不犹豫地说对方不是他喜欢的类型，那些递情书的通常会被孟西楼撕情书的模样吓哭。

孟西楼对别的女生都是爱答不理，他的温柔、他的微笑、他的一切都给了一个叫“顾弥音”的女生。

孟西楼抱着滑板离开人群，我偷偷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去了一家肯德基店，买了一杯冰镇可乐，在靠窗的第三个位子坐下慢慢喝完，然后走人。

喝可乐的时候，他总是习惯先喝一大口，剩下的慢慢喝掉。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嚼吸管。喝完可乐后，吸管都被他嚼坏了。

我就这样远远地望着他，发现他每天都是这样。

所以在走后，我鼓起勇气去问肯德基店的人还招不招兼职。那个忙着收钱的小姑娘头也不抬地回答道：“对不起，本店的兼职已经招满了。”

我想说点儿什么，但是看到人家那么忙，索性买了一杯可乐，然后到旁边坐着，想等到店里没什么人的时候再去试一试。

这一等就等到了晚上十点。

杯子里的可乐早就已经喝完了，我肚子饿得咕咕叫。那些工作人员看了我好几眼，尤其是那个小姑娘。

其实不怪我这样叫她，虽然她应该比我大，但是看上去怯生生的。

店里终于没什么人的时候，我再次走到那个小姑娘的面前，带着些许哀求说道：“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兼职，钱多钱少无所谓，我只是想……只是想……”

我只是想和孟西楼多一些交集。可是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口的，所以脸涨得通红，也说不出后面的话。

“不好意思，我们店真的不收人了。”

我抬起头，说道：“要不然我不要工钱也行，免费帮忙！你们放心，我真的很勤快，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小姑娘犹豫了一会儿，说道：“那我先请示店长，如果他同意，你就留下来。”

我猛点头，看她的眼神带着几分期许。

她转身打电话给店长说明了情况，然后挂了电话，看着我，说道：“那你明天下午来上班吧。”

我感激地朝她鞠了一躬，说了“再见”，转身回家。

晚上，大街上依旧喧嚣，到处霓虹彩灯，晚上的城市是醒着的。可是，城市太过冰冷，看不到明亮的月亮，也看不见漫天的星星。厚厚的云层里，星光暗淡。

我坐在公交车上，看着玻璃窗上一笔一画勾勒出的孟西楼的名字。

孟西楼……

每个字都那么好听，念出来，万般柔情，那种爱慕渗透了内心。

汽车的鸣笛声响起，我才惊醒。

原本不该是这样的。我悄悄地看了看四周，没什么人，才将玻璃窗上的痕迹胡乱擦去，仿佛是不小心泄露了秘密。

喜欢孟西楼，那是秘密，也只能是个秘密。

回家之后，只有妈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钟的指针指向十一点。

她转过身来，不悦地问道：“你去哪里了？”

我一边换着鞋子，一边老老实实地说道：“我去找兼职了。”

妈妈“噌”一下站起来，语气不容商量地说道：“你就在家老老实实看书，哪里也不许去！”

我走过去，抱着她的胳膊撒娇道：“妈妈，我只有下午去，上午我会在家乖乖看书的。我想多一点儿社会实践经历，而不是成为一个书呆子。你就允许我去，好不好？”

妈妈略微思索了一会儿，这才松口道：“那你晚上早点儿回来，注意安全，学习不要落下。”

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笑容：“谢谢妈妈。”

“行了，你早点儿洗澡睡吧。”

我点了点头。

躺在床上，我的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孟西楼玩滑板的模样。

他的相貌生得很好，头发是天生的栗色，在阳光下特别显眼。他的眉眼不是那种冷峻的细长型，而是双眼皮，看上去让人无端就喜欢。他的眼眸是棕色的，再加上他的轮廓深邃，带着几分混血儿的味道。他的装扮走的是嘻哈风，